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走馬春秋 第九回 邯鄲城孫廉聯姻 招風樹贖毅結義

詩曰：星軺計出赴岷峨，雲樹連天阻笑歌。  
南入洞庭隨雁去，西過巫峽聽猿多。  
崢嶸洲上飛黃蝶，灑灑灘邊起白鵝。  
不醉酒家人去後，暮雲春樹奈誰何。

卻說三位王子上本保留全山眾將，蘇代等，閔王道：「蘇代是孫贖至親一黨，袁達等不過一勇之夫，何勞王叔費心。」田忌等奏道：「自古得人者昌，失人者亡。蘇代、袁達皆干城之將，定國之臣，吾主莫以為不關緊要，安心棄擲。若一旦有事，後悔何處。懇乞天心早回，准臣等保奏，不勝幸甚。」閔王大怒道：「你等身為王叔，不能與孤盡心報效，反保奸黨，抵觸孤家，豈不知王子犯法，與民同罪。孤若不看老王份上，定然加罪不饒。駕上官，將三位奸王，攆出朝門，永不起用。」

三位王爺已經被貶，怒氣沖沖。田文道：「昏君將吾等驅逐，有何面目在渾海臨淄，投往何處安身方好？」田忌道：「有亞父的東帖，遇急方開，如今進退兩難，何不拆開一看，定有高見。」田文道：「說得有理。」就在懷中將東帖取出，拆開一看，看那東帖寫得分明，上寫著：「天羅山紅慈峪，堪可避跡安身，待小王建號中興，再轉臨淄扶持社稷。」三位王爺看罷，點頭歎道：「既然亞父預先定下吉凶，我兄弟三人，現今遭貶，須遵東帖，找著天羅山紅慈峪去罷。」說畢，各人卸去衣冠，納在三傳殿上，痛哭出朝，回歸府第，收拾鞍馬，點集家將，正準備帶領眷屬，上天羅山隱姓埋名。忽聞家將來報：「有丞相卜老爺求見。」田文吩咐請進殿中。參見已畢，卜商開言道：「可恨昏君無道，聽信讒言，屈害股肱，蘇代遭貶，全山眾將反出臨淄，今日又將三位賢王驅逐，眼見得國內無人，危若朝露。臣年老力衰，獨力難持，即今繳還官誥，從此遁跡山林，安居泉石，但願小主有中興之日，復睹太平盛世，老臣雖死，亦得瞑目矣。」田文大喜道：「老丞相要同孤等歸隱，足見同心，我們已經收拾停當，事不宜遲，就此啟行。」言罷，三位王爺同卜商，帶領眷屬，竟出臨淄，往天羅山隱遁，按下不表。

且說閔王，自貶眾臣之後，朝內空虛，鄒妃道：「臣妾父兄鄒文東等，皆因小失被貶，想起情由，實無過惡。吾主何不召用，委任國家大事，必能盡忠效力。」閔王大喜：「孤幾忘了。傳旨速速宣來。」宮官領旨，將鄒文東父子引至昭用寢宮，山呼朝見已畢，閔王道：「特召國丈進宮，官復太師之職。國舅鄒剛、鄒諫加封正副總兵，執掌兵權。」旨意一下，奸黨父子三人，依舊在朝用事。閔王日與鄒妃在萬花台飲酒作樂，朝綱大亂，這且不言。

且說孫贖，騎著青牛借火遁起在空中，推雲駕霧，回歸天台山，冉冉飄搖，不知經過若干地方。偶一低頭，見了一座城池。仔細端詳，原來是趙國邯鄲。心下自思：「我今歸山入洞，未知何日再染紅塵，一概親朋，料然日遠日疏的了。這趙國邯鄲，有西府廉元帥，與我相厚，今日在此經過，何不進城會他一會，敘敘離情。」想罷，收雲拔霧，把青牛往下一按，落將下來，近看分明，原來是那邯鄲東門。隨即騎牛入城。觀看六街三市，酒館歌樓，熱鬧非常，足徵太平景象。慢慢行來，已到帥府轅門，刀槍密密，鹿角層層，孫贖催牛直入。忽聽見軍校大喝：「甚麼人，膽大包天，這是帥府所在，你敢直闖轅門。」孫贖微微冷笑。軍校道：「這人不僧不俗，到底是什麼人？」內中有個老軍聞言，上前觀看，只見三叉冠，豆青袍，魚皮靴，狀貌不凡，騎牛駕拐。老軍一見，嚇得面目更色，說道：「你這班後生小子，吃了幾日倉米飯，連好歹也不知，這個人不僧不俗，古怪蹊蹺，擅闖轅門，一定有些來歷。我也聞得，東齊臨淄有個南郡王是騎牛駕拐，莫非就是孫贖老爺了。」

軍校道：「是不是我們再問他一聲。」內中有個小軍校道：「眾位哥們，方才吆喝了一聲，他不言語，一定有些來歷，等我問他一聲。」這名軍校陪笑來至孫贖跟前，一條腿兒跪下，尊一聲：「王爺在上，小的們不知老爺的高姓大名，不說明白不敢報通。」孫贖開言道：「不知者不罪，你就報將入去，說東齊臨淄南郡王亞父要見。」那軍兵聞言，魂不附體，往裡急傳。眾軍看見道：「你問他來了，到底甚麼人？」軍兵道：「了不得，就是臨淄南郡王爺。」說畢，急急往裡通報。廉頗聞言，整頓衣冠，率領大小將佐，大開正門，恭恭敬敬迎接出來，往前搶行幾步，躬身控背道：「早知王爺到來，末將當該遠接。接駕來遲，特來請罪。」孫贖一見，忙下青牛，快行兩步，用手相攜，尊一聲「老將軍行禮太謙了，朝廷序爵，鄉黨序齒，老將軍請起。」廉頗攜手相扶，同入府中豹沙廳，分賓主坐下。茶罷，孫贖開言道：「貧道與老將軍在魏國河南一別，將及十載，今日幸會，實非偶然。」廉頗開言，尊一聲：「南郡王爺向在東齊，英名灌耳，如日月當空，只為各事一邦，不得朝夕領教。誰想天從人願，大駕光臨，未知何往？」

孫贖道：「老將軍休得見笑，貧道如今不在東齊治事了。」廉頗道：「王爺何故不在東齊？」孫贖愀然道：「一言難盡。」遂將閔王寵幸鄒妃，絞妻逐子，明燒王府，日貶三賢，敘述一遍。廉頗聞言，點頭嗟歎：「原來閔王無道，一至於此，王爺歸山返洞，則東齊眼見瓦解冰消，有敗國亡家之兆了。」孫贖道：「興衰原有定數，非人力可以強為。」廉頗道：「王爺之言是也。」吩咐後堂擺酒，與亞父接風，須臾相邀入席，孫贖上坐素筵，廉頗下邊葷宴相陪，飲灑談心。酒過三巡，食供五味，孫贖道：「如今老將軍有幾位公郎？」廉頗道：「大小兒廉剛，被涓賊用五花釘釘死。二小兒廉杰，現今鎮守界牌關。還有一個小女兒，方才三歲。」孫贖道：「何不請出來相見。」廉頗道：「遵命。」吩咐家人，傳入內堂，抱三姑娘出來。不多時，有四個養娘，四名丫環，簇擁小姐出來。孫贖欠身離坐，將手去接來，抱在懷中。只見小姐唇紅齒白，兩道蛾眉，一雙俊眼，果然福相非凡，暗暗稱羨。口稱：「老將軍，好一位令愛。」廉頗道：「不敢當，王爺過獎了。」孫贖將小姐交回養娘懷抱，四名丫環隨後，轉回後堂而去不提。

且說孫贖，滿斟上一杯酒，欠身離坐，雙手高舉，尊一聲：「老將軍，貧道借花獻佛，轉敬老將軍一杯。」廉頗連忙離坐，趨行兒步，雙手接杯：「怎敢勞動王爺的大駕賜酒，我廉頗何以克當。」孫贖道：「貧道有事相求，老將軍滿飲此杯，貧道才好啟齒。」廉頗道：「王爺有吩咐，只管說來，末將焉敢不從。」說畢，接酒過來，一飲而盡。孫贖道：「方才見過令愛，年雖幼小，福相不凡。貧道斗膽，要與老將軍聯姻，不知尊意若何？」廉頗道：「王爺既肯俯就，末將焉敢不從。但不知與何人擇配？」孫贖道：「貧道有個姪兒，與令愛同庚，乃大家見孫龍之子，家嫂高氏所生，現在易州燕山都尉府中撫養，如蒙不棄嫌，今日一言為定，結成兩姓之歡，永締百年之好。」廉頗道：「只怕小女福薄，不堪奉侍高門。即王爺俯就，無不遵從。」孫贖大喜，把腰間玉帶解將下來，尊一聲：「老將軍，貧道一對倉卒，未曾備得寶物，權將此帶為聘。」廉頗道：「古人一絲為定：何用此罕物奇珍。」雙手接過來，交與家丁，送進後堂，好生收藏。吩咐把殘席撤出，另擺喜筵，權當會親。二人直飲至太陽西墜方散，此言不表。

且說樂藍山四明洞黃伯陽老祖，正嘍黃庭經，偶然一陣心血來潮，掐指一算，原來孫贖歸山，七國刀兵亂起。叫一聲：「樂毅，你在我山中學藝多年，你的刀馬馴熟，馬前神課也精通了，你師伯鬼谷子的弟子孫贖，向來在東齊臨淄治事，官封南郡王亞父之職，受享紅塵之富貴。他如今歸隱天台，眼見七國的刀兵要起。貧道如今打發你下山，不拘投在那一國，顯你的本領，掙得一官半職，蔭子封妻，光宗耀祖，強如在山洞中熬苦受淡，終無了日。」樂毅聞言，心中暗喜，尊一聲：「祖師，弟子跟隨祖師，縱然刀馬馴熟，但道行未深，蒙祖師慈悲，打發弟子下山求功名富貴，可知好呢。只怕弟子的本領不全，七國的英雄好漢甚多，弟子下山焉能揚名四海，獨霸稱尊。」伯陽道：「賢徒放心，貧道有件法寶，是個象鼻葫蘆，葫蘆中有四把神砂，上陣交鋒，念動真言咒語，把葫蘆蓋揭開，把神砂打人，二目難睜，制敵將於馬下，百發百中。你到後殿去取來。」樂毅叩頭：「謝祖師的慈悲。」轉後殿，往後洞中把葫蘆取了來。伯陽老祖遂傳授了真言，樂毅藏了寶貝，尊一聲：「祖師爺，弟子此次下山，單絲不成線，孤掌難鳴，稟告祖師，要將弟子的愚徒石乘帶下高山，做個膀臂，不知祖師尊意如何？」伯陽道：「這有何妨，是你的徒弟，只管帶去做

膀臂也好。」

樂毅滿心大喜，拜別師傅，帶領石乘，出離洞門，望大道而行。行經數日，只見前面一派松樹密林，十分幽僻。忽聽得一聲鑼響，跳出數百嘍囉，當先兩個賊頭，一個使大刀，騎的是匹白馬。一個持槍，騎的是匹渾紅馬。發聲喊，一擁而來，攔住去路，高聲大喊：「會事的，留下買路錢，放你過去。」樂毅大驚道：「這是什麼人？」石乘道：「是攔路的強人，要買路錢的來了。」樂毅道：「我和你才下山來，那有甚麼銀錢。你去對他說，我等不是經商客旅、買賣生涯人等有銀錢買路，我兩個是孤身行路之人，並無分文錢鈔，叫他去罷。」

石乘遵命，來至強人馬前，照依樂毅的言詞說了幾句。強人道：「我等綠林中好漢，既出馬來，再無空回之理，依我說來，衣服行李都與我留下，放你二人過去。」樂毅聞言大怒：「無知草寇，有何本領，敢來截徑。」言罷，搶行幾步，上前照著騎渾紅馬的賊頭，一刀砍來。那賊用斧架開，石乘忙來助戰。騎白馬的強盜大怒，拍馬過來擋住。師徒二人與強盜大戰數合，樂毅、石乘的武藝，乃是仙人傳授，勇不可擋的，戰十個回合，強寇招架不住，被樂毅一刀砍於馬下。這一個要走，卻被石乘一槍挑下徵駒。嘍卒發聲喊走了，止留下兩匹馬。樂毅大喜道：「這兩個強人，不是來攔路，是與我們送腳力來的。」石乘道：「兩匹好馬，我師徒正好騎坐。」這石乘重整鞍轡，將渾紅馬讓與師父，自己騎著白馬，過了密松林，這且不言。

單講孫臏，在趙國邯鄲西府，定下親事，一連住了數日，告別歸山，出了邯鄲城，也不駕雲，騎著青牛，望天台山大道緩緩而行。一路上山花野草景致，觀之不盡。忽抬頭見前面來了二人，身騎戰馬。前頭這一個，面如古月，目若朗星。後頭那一個，齒白唇紅，真是少年英勇，氣概軒昂。看來是兩個豪傑，緊緊催馬而來。孫臏把腳力往路旁一跨，勒住絲韁細觀是何等之人。那兩匹馬已早到跟前。見他兩人狀貌不凡，威風出眾，略想：「似是遠來的豪傑，不知往那裡去，我何不招呼他一聲，會會此人，有何不可。」想罷，高聲呼道：「馬上君子請了。」那樂毅師徒正走，聽見有人招呼，抬頭一看，只見此人三叉冠，豆青袍，魚皮靴，駕拐騎牛，心中自思著：「此人相貌不俗，人言孫臏是這般打扮，怎麼此人也是如此一般？他既然招呼於我，我去會會他有何妨礙。」想罷，催馬來至孫臏跟前，陪笑道：「老師請了，弟子與老師向無謀面，尚來請教高名上姓，仙鄉何處？」孫臏在牛背上控背躬身答道：「貧道祖居易州，燕山人氏，子不言父諱，都尉瑞陵君孫老爺之子，姓孫名臏，字仙齡，在雲夢山鬼谷子學藝多年，在東齊臨淄閔王駕下，封南郡王亞父之職，就是貧道。」樂毅聞言，滾鞍下馬，搶行兩步：「久聞師兄英名，如雷灌耳，未能晤面，不想在此相逢，三生有幸。」孫臏忙下青牛，頂禮相還。尊一聲：「賢士高姓大名，為何得知貧道？定有緣故。」樂毅道：「弟子乃山東兗州府人氏，自幼跟隨我祖師黃伯陽在樂藍山修真，跟我師到雲夢山令師尊鬼谷子老祖處下棋，聞知師兄在東齊臨淄治事，師兄乃是前輩，弟子是後輩，故未得晤面。今日幸會，真是天緣奇遇。」孫臏道：「原來是四明洞裡師叔的高徒，這等說起來，是貧道的師弟了。請問賢弟高姓大名？」樂毅道：「弟子姓樂名毅字彥平。」指石乘道：「此是愚徒石乘。請問南郡王，在東齊治事，一人之下，萬人之上，富貴無比，榮華已極，為何今日獨走荒郊，這是何故？」孫臏道：「一言難盡，此間不是聚談之所，前面有株大樹，我弟兄們藉地而談，細訴衷曲。」二人攜手同行，石乘拉著牛馬，相隨來至招鳳樹底，就地坐下。樂毅道：「師兄到底何往？」孫臏來曾開言，心中暗想：「若是說出火燒南郡王府，閔王無道，將我攆逐出來，豈不見笑於他。」想罷，飾詞答道：「貧道自下雲夢山以來，爭名圖利，僕僕風塵，雖居位顯榮，心仍淡泊。故此辭官棄職，勇退急流，回轉天台，復歸洞府。故得在此地相逢。但不知師弟下山何故？請道其詳。」樂毅道：「弟子荷蒙師恩打發下山，欲求一官半職，建立功名。」孫臏道：「原來下山求功名。但不知師弟本領何如？」樂毅道：「實不相瞞，弟子學得刀馬馴熟，馬前神課最準，還有四把神砂，陣上交鋒，迷人雙目。」

孫臏聞言，心下自思：「當年七國之中，並無英雄好漢，此人下山必能建立功名。」遂開言道：「不知伯陽師叔可曾吩咐你去那一國否？」樂毅道：「我師父打發下山，任我隨處建功立業，不拘那邦那國，幸得今日師兄言及，奉懇指一言，感恩不淺。」孫臏聞言，內心暗思：「他若是投在別邦，臨淄定然難保，昏君雖然無情，我不可無義，不如指他到東齊而去，用不用由他。」想定主意，口尊：「師弟，你未曾下山，亦該先打點個去向方好。今七國爭雄，齊秦楚燕韓趙魏文武能人也不少，自古良禽擇木而棲，賢臣擇主而事。若不知好歹即去相投，倘君臣不合，文武不和，不特不能大用，反有不測之禍了。」樂毅道：「小弟委實不知好歹，望師兄引我一條進身之路。」孫臏道：「你不知，七國之中，東齊最為強盛。我如今雖然歸山，有我那全山眾將，滿朝文武相和，閔王禮賢下士，依我的愚見，你師徒就往東齊，必然重用。」樂毅聞言大喜：「多承師兄指引，不才舉目無親，不敢高攀，若不嫌棄，願拜師兄為兄。」孫臏道：「師弟果有此心，就此招鳳樹下，撮土為香，緒為異姓骨肉，生死之交。」樂毅大喜，二人攜手前行幾步，跪下叩頭，當天說誓，結為兄弟。起來又對拜四拜。孫臏為兄，樂毅為弟。石乘拴下牛馬，來至孫臏跟前，跪下叩頭，口稱：「師伯聖壽無疆。」孫臏道：「起來，你師徒同心協力，下山求功名，博一個富貴終身，享人間之榮顯。」石乘叩頭起來，站在一旁。樂毅道：「我今聽三哥良言，上東齊臨淄。倘若有人問起來，我可說是三哥舉薦的了。」孫臏道：「無害，只說是我指示，必然重用。」樂毅道：「三哥這一上山，不知何時再得相會？」孫臏道：「後會難期，我的義子拙荊，俱在臨淄，全仗賢弟照顧一二。」樂毅道：「小弟但有寸進，不勞三哥囑咐，自當照應。」孫臏道：「我歸山心切，賢弟前途保重，不及遠送了。」樂毅道：「本當送三哥歸山，只因歧路各別，將軍不下馬，各自奔前程罷。」說畢，石乘將青牛帶到，孫臏扳鞍上騎，口稱「賢弟請了。」一抖絲韁，腳駕樣光，竟奔天台山古洞，按下不表。